



三个战友

(独幕话剧)

赵 寰 董 晓 华 作

中国戏剧家协会编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

話 劇

三 个 战 友

赵 寰、董晓华 作

中国戏剧家协会 编

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

時間 一九五五年冬。

地點 粵東某地。

人物 周 虹——三十二岁，复員軍人，东桥乡信用合作社的主任。

周 母——五十多岁。

周惠英——二十岁，周虹的妹妹。

黃瑞江——二十四岁，复員軍人，东桥乡供銷分社的主任。

周惠英的丈夫。

盧秋妹——十九岁，信用合作社的會計。

盧凤阳——三十七岁，复員軍人，晨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。

布景 占舞台三分之二的是信用合作社的办公室，另三分之一是田野远景。信用社門首有报年紅数株，花儿正在盛开。树下有一石墩可坐。虽然时近严冬，但这里的田野仍是一片青翠，間杂着嫩綠的顏色：那是各种蔬菜 and 冬耕作物在生长。門首挂有“东桥乡信用合作社”的牌子。屋內：被一个柜台分成兩半。里面是會計办公桌。桌上的花瓶中插着几支腊梅花。外面是社員們存款取款等候的地方，有一条长椅子。正面悬空有一条紅布橫額：“庆祝千斤丰产，欢迎爱国儲蓄。”牆上貼有章程、宣傳画，还有四个紅綠紙条，上面用大字写着：

莫說零星無作用，

点滴流水成江河；

儲蓄好比播種子，

本息积累收获多。

正面牆上挂有毛主席象，齊頂有三朵大紅花，象旁邊，
挂有一支小數琴。

〔幕啓時，天幕上一抹紅霞，鳥兒發出入林前的喧噪。〕

〔場上，盧秋妹正在結賬，一會兒打算盤，一會兒記賬。〕

盧秋妹：（結完了，嘆了一口氣）今天取錢的真多！（向門外望了望）主任怎麼還不回來呢？……（遠處不知是誰唱起了民歌，她笑了笑，情不自禁地也哼了起來——）

白糖好吃潮州來，

泉水好飲石縫來，

哥是白糖妹是水，

若是有情結緣來。

門前桐子開白花，

大風吹落滿地下，

阿哥有情先開口，

莫作楊梅暗開花。

〔歌聲中，從小路上來了一對青年男女——瑞江和惠英。他倆好像剛爭論了什麼似的，惠英手中拿着紫皮甘蔗，吃了兩口，賭氣坐在石墩上。瑞江無可奈何地站在她的身邊，他手中拿着一疊鈔票和一個存摺。兩個人開始了一場默劇。〕

〔惠英向瑞江擺手，叫他快進屋去。〕

〔瑞江不去。惠英又擺手，瑞江還是不去；惠英生氣了，表示他不

去拉倒，她把身扭过去。瑞江表示拉倒就拉倒，也坐下了。

盧秋妹：（繼續神往地唱着）

白白嫩嫩我不貪，
又黑又紅我不嫌，
那怕阿哥山梨樣，
越紅越黑心越甜。

〔屋外的兩人听到这一句几乎同时笑出声来。但因正在生气，对视了一下，笑容馬上收斂。〕

〔惠英摆手，还叫瑞江去，瑞江比划着，指着手表，意思是我剛取出来，你又叫我送回去，我不干，要去你去。〕

周惠英：好，我去就我去！（拿起存折和錢，站起欲進——）你不參加移民垦荒了嗎，还不把錢存起来！

盧秋妹：（在屋內掏出手帕，唱着）

十一月來冬至前，
花开花落又一年，
白紗拿来綉花巾，
千針万綫把心纏。

周惠英：（又不好意思了，火了）你爰存不存，我不管你的事！

（把錢和存折扔在石头上，把手中的甘蔗一扔，跑下）

黃瑞江：（赶紧把錢和存折收起，看看信用社，看看惠英背影，連忙追下）

惠英！惠英！

盧秋妹：（被这一声吼叫惊动，掩口停唱，悄步出門觀看）噢，这一对兒！（微笑，靠在門上，繼續綉花，輕声唱着）

十一月來冬至前，

花开花落又一年，
白紗拿来綉花巾，
千針万綫把心纏。

〔周母上。〕

周 母：（看了一会）綉的可真好哇！

盧秋妹：（一惊）哎哟！周阿嬌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
周 母：剛来的。

盧秋妹：（藏起手帕）坐吧阿嬌。

周 母：好！坐就坐！（入屋坐下，愛撫地注視着秋妹，秋妹被看得低下了头，她攥住了秋妹的手，亲密地）阿虹呢？

盧秋妹：阿虹？哦！你是說我們主任哪？

周 母：唉！管他什么主任不主任的，兒子在媽的嘴里，什么时候都是阿虹。

盧秋妹：他开会去了。

周 母：开会，开会，成天开会，簡直都开出癮来啦！自从他复員回来，哪天都是天不亮就出去，半夜三更的才回来，兩头不見太阳——还没叫媽在太阳底下好好端詳端詳呢！……出去了十多年，回来样子都变了。他叫日本鬼子逼出去那年才十九，还是后生仔！

盧秋妹：現在也不老啊！

周 母：还說哪！臉上都有了皺紋了。

盧秋妹：眼睛可真有精神！

周 母：都三十二啦！甲子年生的。

盧秋妹：看起来可真不象啊！

周 母：在志願軍当炮兵把腦子震伤啦！

盧秋妹：可記性比我還好。

周 母：（看了秋妹一眼）唉！連个媳妇還沒找到呢！

盧秋妹：象我們主任這樣的，還愁沒有姑娘愛呀。

周 母：嗯……可別這麼講。如今姑娘們的心啊，可不象我年輕時候啦！哈！現在都講几大条件。什麼：一要小生，二要年齡，三要文化，四要家庭……

盧秋妹：看阿嬌說的，姑娘們的心，也不都是一個餅糕模子裏卡出來的呀！

周 母：是嗎！（談諧地）秋妹，那你……是什麼樣的餅糕模子卡出來的呀？

盧秋妹：（羞澀地）阿嬌！

周 母：（裝糊塗地）你的心什麼樣啊？

盧秋妹：（面紅耳赤地）阿嬌！

周 母：阿嬌在等着你說話哪！（見秋妹窘狀，收斂地）好，不說啦，不說啦。唉，老年人說話總是顛三倒四，說了東就忘了西——我是來取錢的！（拿花鏡戴上，解開一個包了幾層的小包拿出存摺）

盧秋妹：你也來取錢？

周 母：怎麼？

盧秋妹：今天取錢的真多。你剛存上嘛，為什麼又取哪！？

周 母：（輕聲地）聽說要移民星荒啦！

盧秋妹：啊！

周 母：阿虹去不去……你知道吧？

盧秋妹：不知道。

周 母：这姑娘的嘴，封得紧紧的！

盧秋妹：阿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周 母：（审视了一下秋妹）嗯，也许他还没跟你商量呢，不过这事他可瞒不了我。

盧秋妹：怎么？

周 母：傻姑娘，你想啊！自从他复员回来，什么事他不抢先，移民垦荒还能少了他一分儿？

盧秋妹：——听说还没有决定。

周 母：开会就是为这个事吧？

盧秋妹：可能。阿嬷，他要是决定去，那你怎么办？

周 母：怎么办？我这次是不能叫他走哇！一去十多年，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啦！再说，我们那姑爷瑞江还要把我那惠英也鼓动走。唉，姑娘、儿子、姑爷，都走啦！就扔下我这么个老鬼！

盧秋妹：不要紧，阿嬷。顶多过一年，他们就会把你接去。

周 母：可这一年呢？就剩我一个人啦！

盧秋妹：这一年，有我陪着你。

周 母：你？（欣喜地）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

盧秋妹：我答应什么？

周 母：怎么，你还是没答应？

盧秋妹：我没答应什么？

周 母：唉！……

盧秋妹：（忙把话头转移）我也舍不得主任走啊！

周 母：……那……

盧秋妹：（忙接着說下去）工作上剛剛合得來，各方面也剛剛摸到脾氣……

周 母：那你不能想個辦法留下他？——啊，不能。

盧秋妹：（沖口而出）我還想和他一塊去呢！

周 母：（一楞）一塊去？

盧秋妹：移民垦荒是祖國的号召，把我們縣千斤丰产的經驗推广到全省去，叫我們广东省变成一个千斤省。

周 母：大道理好講，小算盤難打，事情是沒輪到姑娘你的頭上啊！

〔沉默。〕

盧秋妹：（倚在櫃台上，綉手帕）哎，阿嬌，你又要取錢干什么？

周 母：這個呀！……可不能告訴你。……除非你能起個誓，不對周虹說。

盧秋妹：（笑）阿嬌，現在可不興起誓了，那是迷信。

周 母：迷信？那就算了吧，你也就別問了。

盧秋妹：那，那我就起一個吧！

周 母：算了，你們年輕人起誓也不靈，心不誠啊。

盧秋妹：（笑）阿嬌，信用社今天沒錢了，你把存折放在這兒吧！明天一早我給您送去。

周 母：也好。（下而復返）可我取錢這事……你可別告訴阿虹啊！吩咐也是白吩咐，你們兩個是一條心！

〔盧鳳阳手持一件棉外套，口里哼着民歌上。〕

盧凤阳：（得意地）

天頂飛海鵝，
今年丰收自古無，
鄉里社社都增產，
就是我社增產多！

（見周母）阿嬌，你也來取錢？

周 母：（支吾地）啊，啊，大社長，你看到阿虹沒有？

盧凤阳：阿虹他不在这儿嗎？——正好。

周 母：什麼正好？

盧凤阳：我說，我正好要找他。

盧秋妹：真奇怪他說他找你，你說你找他，到底你們誰找誰呀？

盧凤阳：（支吾地）啊，啊！……來，阿嬌看看這個里外兩用的外套……這麼穿是青的，這麼穿是藍的，里外三樣新，才十三元五。——我們有的社員不是要去移民嗎，每個人一套！穿上它，人家一看“嘩，好漂亮！”“同志，你是哪個社的？”“晨虹社的！”哼，我們晨虹社！今年大丰收，真正是“天頂飛海鵝，今年丰收自古無啊！”一畝田平均一千三百九十四斤六兩三……我們晨虹社等到了明年哪，連豬婆都要戴上金耳環哪！——今年一個勞動日一元三角七分五厘，不是“車大炮”啊，阿嬌！比你們第一社還要多一角二分錢呢！

周 母：（指衣服）幾多錢？

盧凤阳：一角二。

周 母：唉，我問你衣服！

盧鳳陽：十三元五。

周 母：好啊好。（轉向秋妹）秋妹，還忘了告訴你取幾多錢了。（耳語）啊……

盧鳳陽：這婦女到了一處，淨秘密！

周 母：（囁咐地）這事可千萬別告訴他呀！

盧鳳陽：我不聽啊！

周 母：誰說你來，我的大社長，……哎，對啦，大社長，我那口大肥豬，還有兩只鴨子五只雞，你要不要啦？我可要送到收購站了。

盧鳳陽：要，要，要，我就給你送錢去！（連珠炮般地）要要要要。

周 母：要，你就快弄了去，我可沒空給你往社里送。（下）

盧鳳陽：是！我就去，親自下手。

盧秋妹：社長，來干什么？

盧鳳陽：沒事還能到咱這小銀行來？（他坐下，熟練地伸出長手，越過櫃台把支款單拿過來，坐下就寫）

盧秋妹：干什么？

盧鳳陽：（不理會，填好支款單）取錢哪！我們的田里又不長衣裳。（指棉外套）這不得拿錢來買呀？（把單子遞給秋妹，伸手）拿來吧！

盧秋妹：（到櫃台里边，從一疊整理好的單據里，拿出一張借摺）你也拿來吧！

盧鳳陽：——哎，一筆是一筆！

盧秋妹：這是合同。你蓋過章的，說好秋後一定要歸還的貸款。這筆錢拖拖拉拉到今天還沒有還，我們主任說，一定要你在這兩天還清！

盧鳳陽：唉，你呀你！——你是什么社的？

盧秋妹：晨虹社的。

盧鳳陽：是嗎？看不出來——要是晨虹社的，你怎么連社的困難都不知道呢？我們沒有錢，家底兒少！……想當初，我們社還是互助組的時候，就六戶人；想當初，要什么没什么，就有一個耙，一條半牛腿啊！要技術沒技術，要農具沒農具！我們是白手起家呀！跟人家第一社比行嗎？人家歷史長，牲口肥，農具多，人手齊！……我們從六戶到五十九戶熬了一兩年，這才松過一口氣來呀！好秋妹你想想……想當初我剛從部隊上回來……

盧秋妹：為什麼社長淨想當初，不想想現在呢？

盧鳳陽：現在我們也不富裕啊！

盧秋妹：（學盧的口吻）一畝地一千三百九十四斤六兩三，一個勞動日一元三角七分五厘，比你們第一社還多一角二分錢，到明年，哼，我們社連豬婆都能戴上金耳環！

盧鳳陽：嗨，在這兒等着駁我哪！

盧秋妹：單位產量比人家高！

盧鳳陽：當然要高！

盧秋妹：勞動日報酬比人家多！

盧鳳陽：本來是多！

盧秋妹：（指着新外套）去移民的社員穿得排場！

盧鳳陽：确实鮮明！

盧秋妹：可就是一樣比人家落后——

盧鳳陽：（不服地）什麼比人家落后？

盧秋妹：归还國家貸款！

盧鳳陽：又來了！……難道這是為了我自己嗎？啊？我盧鳳

陽什麼時候為過自己啊？想當初，剛成立社，春荒，我把自己的糧食送給困難戶；想當初，我們社勞動力過剩，我帶頭到深山里去開荒，開了好幾十畝啊！想當初……

盧秋妹：這些好處誰也忘不了！

盧鳳陽：我，我這還不是全都為了我們社嗎？你好好想想！

盧秋妹：全都為了我們社，為了社要去搶人家你也干？

盧鳳陽：搶人家？搶誰啦？

盧秋妹：——國家！——沒動手搶就是啦，是借錢不還！

盧鳳陽：（忍耐地）唉，你當家不知柴米貴，今年大豐收，我們社才剩下幾個錢，容易嗎？……保健室該現代化裝備裝備了吧？該！俱樂部也該打扮打扮了吧？該！冬耕作物種子不夠要錢吧？要。

盧秋妹：聽說你還要買口大肥豬吃？

盧鳳陽：哦！豐收了嗎，從互助組到合作社，這兩年辛苦不平常啊，也該叫大伙吃一頓吧？該！一來慶祝豐收，二來歡送移民，三么……這也是顯示咱們合作社的優越性！……到底你还是咱們社的，能體會咱們社的甘苦。

（遞過借據）拿錢來吧。

盧秋妹：不行。

盧鳳陽：怎么？

盧秋妹：要先還錢。

盧鳳陽：剛才那些道理白講了？

盧秋妹：你講的那些道理都不是道理！社里哪次正當用款，信用社不是痛痛快快[。]地借了？先還貸款，“好借好還，再借不難”嘛！

盧鳳陽：白費了半天口舌，我找你們主任去！

盧秋妹：我們的主任正在找你呢！

盧鳳陽：干什么？

盧秋妹：就是要貸款。

盧鳳陽：好，我找他去。我們是在一個炮彈坑里趴過的生死戰友，他會答應的！

盧秋妹：他能答應的事，我也能答應；他不答應的事，我也答應不了！

〔盧鳳陽悻悻地下，正遇瑞江與惠英又上，惠英怒氣未息地坐在石墩上，鳳陽見到瑞江，忙把他拉到一旁。

盧鳳陽：你這個供銷合作社的主任，可把你找到了。

黃瑞江：干什么，大洋馬？

盧鳳陽：石灰怎么樣了，再不然就誤事啦。

黃瑞江：石灰有，錢呢？

盧鳳陽：小聲點，走，到你們供銷社去！

〔黃瑞江、盧鳳陽欲下。

周惠英：（大^聲）我們的事怎么办？

盧凤阳：（未料到，嚇了一跳）什么事？

黃瑞江：別鬧，這兒辦正經事呢！

周惠英：我這就不是正經事？

黃瑞江：唉！

盧凤阳：好好！這兒辦了也行！（把錢遞給瑞江）点点。

黃瑞江：（拿出開好的發票）早給你准备好了。（点錢）哎，大洋馬，你們社怎麼要這麼多石灰？

盧凤阳：哦！不多不多，你想想，猪舍、羊舍加牛舍，要蓋十几間新房子呀！

黃瑞江：（收起錢）好吧，大洋馬，你回頭叫人去担。

盧凤阳：好！（回頭指屋內秋妹和惠英）這婦女一參加勞動，氣也粗了，喉嚨也大了！（見惠英盯他，悄悄走了几步，回頭）瑞江，當年在戰場上咱們可都是讓敵人交槍的，現在在老婆面前可也不能投降啊！（見惠英追來，邊說邊下）你得好好教訓教訓她！

黃瑞江：（笑）

周惠英：笑什麼？（盯了瑞江一眼）

〔瑞江連忙收起笑臉，欲語，惠英背身不理。〕

〔秋妹方才已經從屋內看到盧凤阳和瑞江的舉動。現在正在沉思。〕

〔瑞江向前求饒，惠英不睬。〕

〔瑞江看四下無人，打了一個立正：“敬禮！”正被秋妹從屋裏看見，秋妹撲哧一聲笑了。〕

黃瑞江：（發現秋妹，馬上）報告，復員軍人黃瑞江前來存款，可以進來嗎？

盧秋妹：真機動靈活啊！（掌燈，看存摺）哎！怎麼剛取了錢，

就又来存錢了呢？

黃瑞江：事情是这样的。不是政府動員移民垦荒了嗎？我是一个复員軍人，要随时响应祖国号召，我就把存款全部、彻底、干净地取来了。

盧秋妹：对呀！

黃瑞江：事情是这样的。后来的情况又发生了点变化，我想还是先存起来。

盧秋妹：那怎么行呢？你不能剛一到地方就先貸款哪，麻煩人家信用社还行。

黃瑞江：对。

盧秋妹：再說一路上也要用啊？

黃瑞江：对。

盧秋妹：在家沒錢不相干，出門沒錢有困难！

黃瑞江：对。

盧秋妹：对，对，对，对，你还来存錢？

黃瑞江：事情是这样的——唉！我說秋妹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信用社会計是怎么干的？人家社員来存款你还往外推？

……你記得不？我剛从部队上回来，你就来動員我：

“瑞江啊！你快把你的轉業費存在我們信用社里吧！为了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大建設呀，点滴流水成江河，信用合作好处多啊！……”怎么到現在倒不准我来存錢呢？

盧秋妹：哎呀，你平常是个明白人，怎么今天淨說糊塗話呢？——現在你不是報名參加移民垦荒嗎？你去不去呀？

黃瑞江：（自問）我去不去呀？……去啊！

盧秋妹：那不就得得了！你还存錢干什么？

黃瑞江：对。……（欲出見惠英又止住步子）

周惠英：（早已忍耐不住冲进来）他不去啦！

盧秋妹：（沒听明白）什么？

周惠英：他不去啦！

盧秋妹：啊，原来如此！他嗎，說去；你嗎，說不去，……

 嗯，知道啦。惠英！我們青年團員可不能拉后腿呀！

周惠英：你說什么？（不饒地）我拉后腿？

盧秋妹：（絲毫不讓地）嗯，就是你拉后腿，为什么瑞江都准备好了，他又变卦啦呢？

周惠英：（也毫不讓步地）我，我拉啦！要是他和我沒結婚，他走他的。他和我結了婚，那我当然有发言权！

盧秋妹：惠英，好惠英，你說這話，我都替你臉紅。你記得我們兩個一起入團宣誓的時候，举手說，坚决响应祖国一切号召嗎？

周惠英：我入團是組織批准我入的！

黃瑞江：（也听不下去）你怎么能这么說！

周惠英：（自知失言）当然啦，也結合了我的自願。

盧秋妹：惠英，你們夫妻倆可以一起去嗎！

周惠英：我不去。

盧秋妹：怎么呢？

周惠英：我們在這兒，有工作做，有飯吃，有衣服穿，干什么非得到別处东奔西跑呢？